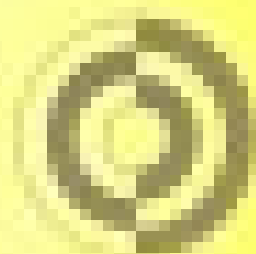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子語類

〔宋〕黎靖德編



理學叢書



中華書局

朱子語類

（附錄）

理學叢書

朱子語類

第四冊

〔宋〕黎靖德編
王星賢點校

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七

論語二十九

陽貨篇

陽貨欲見孔子章

或問：「陽貨闕亡以饋孔子，孔子闕亡而往拜之。陽貨之闕亡，此不足責。如孔子亦闕亡而往，則不幾於不誠乎？」曰：「非不誠也，據道理合當如此。彼人闕亡來，我亦闕亡往；一往一來，禮甚相稱。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。」去偶。

亞夫問：「揚子雲謂孔子於陽貨，『敬所不敬』，爲『拙身以信道』，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爲拙身處？」曰：「陽貨是惡人，本不可見，孔子乃見之，亦近於拙身。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，不爲拙矣。到與他說話時，只把一兩字答他，辭氣溫厚而不自失，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。」時舉。

性相近章

「性相近」，以氣質言；「性善」，以理言。祖道。

問：「『性相近』，是本然之性，是氣質之性？」曰：「是氣質之性。本然之性一般，無相近。」程子曰：「性與聖，不可一概論。」「節。」

「性相近」，喚做「近」，便是兩箇物事，這便是說氣質之性。若是「降衷」底，便是沒那相近了，箇箇都只一般。「佐。」

「性相近」，是通善惡智愚說。「上智、下愚」，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。「例。」

問：「『性相近，習相遠』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」書中謂「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」，又有移得者，如何？曰：「上智、下愚不移。如狂作聖，則有之。既是聖人，決不到得作狂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。」又問：「或言：『人自不移耳。』此說如何？」曰：「此亦未是。有一般下愚底人，直有不可移者。」問：「雖愚必明」，又是如何？曰：「那箇是做甚次第工夫？」人一能之，已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已千之。「去偏。」

問此章。曰：「此所謂性，亦指氣質之性而言。『性習遠近』與『上智下愚』本是一章。『子曰』二字，衍文也。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，則固有不移之理。然人性本善，雖至惡之人，一日而能從善，則爲一日之善人，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！當從伊川之說，所謂『雖強戾如商辛之人，亦有可移之理』是也。」「讓。」

先生問木之：「前日所說氣質之性，理會得未？」對曰：「雖知其說，終是胸中未見得通透。兼集注『上智下愚』章，先生與程子說，未理會得合處。」曰：「便是莫要只管求其合，且看聖人所說之意。聖人所言，各有地頭。」孔子說『相近』至『不移』，便定是不移了。人之氣質，實是有如此者，如何必說道變得！所以謂之下愚。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，是怎生？這便是氣質之性。孔子說得都渾成，伊川那一

段，却只說到七分，不說到底。孟子却只說得性善；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。正如今喫茶相似，有喫得盡底，有喫得多底、少底。必要去牽合，便成穿鑿去。」沐之。

問：「集注謂『氣質相近之中，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』，復舉程子『無不可移』之說，似不合。」曰：「且看孔子說底。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，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，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。夫子說底只如此，伊川却又推其說，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。」因說：「氣化有不可曉之事。但終未理會得透，不能無疑。釋氏之學，只是定靜，少間亦自有明識處。」或問：「他有靈怪處，是如何？」曰：「多是真僞相雜。人都貪財好色，都重死生。却被他不貪財，不好色，不重死生，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。如六祖衣鉢，說移不動底，這只是胡說。果然如此，何不鳴鼓集衆，白晝發去？却夜間發去做甚麼？」曰：「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，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說。」曰：「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，却去推演其說，說到神妙處。如王介甫蘇東坡，一世所尊尚，且爲之推波助瀾多矣。今若得士大夫間把得論定，猶可耳。」沐之。

子之武城章

問：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。」曰：「『君子學道』，是曉得那『已欲立而立人，已欲達而達人』，與『乾稱父，坤稱母』底道理，方能愛人。『小人學道』，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，故易使也。」廩。

公山弗擾章

夫子曰：「吾其爲東周乎！」與東周之治也。孔子之志在乎東周。然苟有用我者，亦是天命如何爾。聖人胸中自有處置，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。人傑。

問：「吾其爲東周乎！」使聖人得行其志，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？」曰：「也只得就這裏做。」又問：「其如周何？」曰：「這般處難說，只看挨到臨時事勢如何。若使天命人心有箇響合處，也自不由聖人了。使周家修其禮物，作賓于王家，豈不賢於赧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？」問：「孔子猶說著周，至孟子則都不說了。」曰：「然。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強盛，各自擡舉得箇身已如此大了，勢均力敵，如何地做！不知孟子奈何得下，奈何不下？想得也須滅一兩箇，方做得。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疊一番，做甚合殺？」問：「王者雖曰不『殺一不辜，行一不義』，事勢到不得已處，也只得如此做。」曰：「然。湯東征西怨，南征北怨，武王滅國五十，便是如此。只是也不喚做『殺一不辜，行一不義』。我這裏方行仁義之師，救民於水火之中，你却抗拒不服，如何不伐得。聖人做處如此，到得後來，都不如此了。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，更不成舉措。當初劉琮孱弱，爲曹操奪而取之。若乘此時，明劉琮之孱弱，將爲曹操所圖，起而取之，豈不正當！到得臨了，却淬淬地取劉璋，全不光明了。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荊州，他却不服。」或曰：「終是先主規模不大，索性或進或退，所以終做事不成。」曰：「然。」又曰：「唐太宗殺諸盜，如竇建德，猶自得而殺之。惟不殺王世充，後却密使人殺之，便不成舉措。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於

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，皆是叛煬帝，立少主以輔之。事體一般，故高祖負愧而不敢明殺世充也。此最好笑！負些子曲了，更擡頭不起。」又曰：「漢高祖之起，與唐太宗之起不同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，所以無愧。唐却是爲隋之官，因其資而取之，所以負愧也。要之，自秦漢而下，須用作兩節看。如太宗，都莫看他初起一節，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，他這意思又却多。若要檢點他初起時事，更不通看。」或曰：「若以義理看太宗，更無三兩分人。」曰：「然。」

問：「諸家皆言不爲東周。」集注却言「興周道於東方」，何如？曰：「這是古注如此說。『其』字，『乎』字，只是閑字。只是有用我者，我便也要做些小事，如釋氏言『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』相似。那處是有不爲東周底意？這與『二十年之後，吳其爲沼乎』辭語一般，亦何必要如此翻轉？文字須寬看，仔細玩味，方見得聖人語言。如『小人之中庸』，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。人見他偶然脫一箇『反』字，便恁地硬說去，小人中庸做小人自爲中庸，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。未有那自以爲中庸底意，亦何必恁地翻轉。」

問：「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，夫子果往從之，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，舍逆從順而已，亦如何能興得周道？」曰：「便是理會不得。良久，却曰：『聖人自不可測。』且是時名分亦未定，若謂公山弗擾既爲季氏臣，不當畔季氏，所謂『改過』者，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。此只是常法，聖人須別有措置。」問：「如此，則必大有所更張否？」曰：「聖人做時，須驚天動地。然卒於不往者，亦料其做不得爾。夫子爲魯司寇，齊人來歸女樂，夫子便行。以人情論之，夫子何不略說令分曉？却只默默而去，此亦不可曉處。且說

齊人歸女樂，夫子所以便行者，何也？說論語者謂，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。然以史記觀之，又以夫子懼其讒毀而去，如曰：『彼婦之口，可以出走！』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，亦曰：『彼又將使其子女、讒妾爲諸侯妃，處梁之宮，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！』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，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。又曰：『夫子墮三都，亦是瞞著三家了做。如季氏已墮術中，及圍成，公斂處父不肯，曰：『若無成，是無孟氏也！』遂連季氏喚醒，夫子亦便休。且說聖人處事，何故亦有做不成者？必大以『夫子之得邦家』爲對。曰：『有土有民，便伸縮在我。若靠他人，則只是羈旅之臣。若不見信用，便只得縮手而退。』又曰：『陽虎云：『吾欲張公室也。』人曰：『家臣而欲張公室，罪莫大焉！』此是當時一種議論。』必大：人傑錄頗異，別出。

伯豐問：『夫子欲從公山之召，而曰：『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！』如何？』曰：『理會不得，便是不可測度處。』人傑問：『墮三都事，費郈已墮，而成不可墮，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？』曰：『既不用，却何故圍成？當時夫子行事，季孫三月不違，則費郈之墮，出於不意。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，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，便做這事不成。又齊人以女樂歸之，遂行。不然，當別有處置也。』問：『女樂既歸，三日不朝，夫子自可明言於君相之前，討箇分曉然後去，亦未晚。何必忽遽如此？』曰：『此亦難曉。然據史記之說，却是夫子恐其害己，故其去如此之速。魯仲連所謂『秦將使其子女、讒妾爲諸侯妃』，則當時列國蓋有是事也。又云：『夫子能墮費郈，而不能墮成，雖聖人亦有做不成底事。』伯豐謂：『如『夫子之得邦家者』，所謂『立之斯立』云云。』曰：『固是。須是有土有民，方能做得。若羈旅之臣，靠著他人，便有所牽制，做事不成。』又問：『是時三家衰微，陪臣執命，故陽虎奔齊，有『吾欲張公室』之語。或謂『家臣而欲張公』

室，罪莫大焉。」曰：「便是當時有此一種議論，視大夫專命，以爲固然。」又問：「舊見人議論子產叔向輩之賢，其議論遠過先軫舅犯之徒，然事實全不及他。」曰：「如元祐諸臣愛說一般道理相似。」又云：「衛靈公最無道，夫子何故戀戀其國，有欲扶持之意？更不可曉。」人傑。

子張問仁章

問：「恭寬信惠，固是求仁之方，但『敏』字於求仁功夫似不甚親切。莫是人之爲事才悠悠，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，亦易得走失。若能勤敏去做，便此心不至間斷，走失之時少，故敏亦爲求仁之一，是如此否？」曰：「不止是悠悠。蓋不敏於事，則便有怠忽之意。才怠忽，便心不存而間斷多，便是不仁也。」
時舉。

或問：「信則人任焉。」曰：「任，是人靠得自家。如謂任俠者，是能爲人擔當事也。」熹。
任，是堪倚靠。偶。

佛肸召章

「焉能繫而不食」，古注是。潛。

夫子於佛肸之召，但謂其不能挽我而已。於公山之召，却真箇要去。必大。

味道問：「佛肸與公山弗擾召孔子，孔子欲往，此意如何？」曰：「此是二子一時善意，聖人之心適與

之契，所以欲往。然更思之，則不往矣。蓋二子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，故感得聖人欲往之意。然違道叛逆，終不能改，故聖人亦終不往也。譬如重陰之時，忽略開霽，有些小光明，又被重陰遮閉了。」曰：「陽貨欲見孔子，却終不許他，是如何？」曰：「陽貨全無善意，來時便已不好了，故亦不能略感聖人也。」時舉。賀孫錄詳，別出。

「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，皆陷於塗炭，豈不爲深憂，思欲出而救之。但時也要，出不得，亦只得且住。聖人於斯世，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。然世俗一種說話，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，這亦不然。如孔子云：『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』這箇是十分要做不得，亦有不能自己之意。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，固不可。謂聖人視一世未治，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，亦非也。但要出做不得，又且放下。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，聖人愛物之仁。至於天命未至，亦無如之何。如云：『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』若說『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』上看，恰似一向沒理會，明知不可以行道，且漫去做看，這便不得。須着『行其義也』，便自是去就。出處之大義，亦在這裏。」賀孫因舉公山佛肸之召，皆欲往而終不往者，度得是時終不可爲，其人終不可與有爲。如南軒云：「守身之常法，體道之大權。」又云：「欲往者，愛物之仁；終不往者，知人之智。」這處說得分明。曰：「然。但聖人欲往之時，是當他召聖人之時，有這些好意來接聖人。聖人當時亦接他這些好意思，所以欲往。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，聖人待得重理會過一番，他許多不好又只在，所以終於不可去。如陰雨蔽翳，重結不解，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，雲收霧斂，見得青天白日，這處自是好。」賀孫。

子曰由也章

問「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」。曰：「只爲不擇是，我要恁地便恁地，終是害事。」熹。

楊問：「『好信不好學』，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？」曰：「聖人此等語，多有相類，如『恭而無禮則勞』處一般。此皆是就子路失處正之。昔劉大諫從溫公學，溫公教之誠，謂『自不妄語始』。劉公篤守其說。及調洛州司法時，運使吳守禮至州，欲按一司戶賊，以問劉公。公對以不知，吳遂去。而公常心自不足，謂此人實有賊，而我不以誠告，其違溫公教乎！後因讀楊子『避礙通諸理』，始悟那處有礙，合避以通之。若只『好信不好學』，固守『不妄語』之說，直說那人有賊，其人因此得罪，豈不是傷害於物？」李謂：『亦有自賊之理。』淳。道夫錄云：『問：『好信不好學』，如何便至於相賊害？』曰：『其父攘羊而子證之』是也。昔劉忠定云云。』

「六言、六蔽、五美」等話，雖其意亦是，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。家語此樣話亦多。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。淳。

問：「集注云：『剛者，勇之體；勇者，剛之發。』」曰：「春秋傳云：『使勇而無剛者嘗寇』，則勇者，發見於外者也。」人傑謂：「以五常揆之，則專言勇者，勇屬於義，言剛柔，則剛屬於仁。」曰：「便是這箇物事，看他用處如何，不可以一定名之。」楊子雲說：「君子於仁也柔，於義也剛」，亦只是一說。人傑謂：「以仁爲柔，以義爲剛，止說得箇情狀體段耳。」曰：「然。」人傑。

小子何莫學夫詩章

問：「詩如何可以興？」曰：「讀詩，見其不美者，令人羞惡；見其美者，令人興起。」

子謂伯魚章

問：「爲周南召南。」曰：「爲字，如『固哉高叟之爲詩』之爲，只是講論爾。橫渠所謂『近試令家人爲周南召南之事』，不知其如何地爲。」必大。

亞夫問：「不爲周南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。」曰：「不知所以修身齊家，則不待出門，便已動不得了。所以謂之『正牆面』者，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。」時舉。

問：「正牆面而立。」曰：「修身齊家，自家最近底事，不待出門，便有這事。去這箇上理會不得，便似那當牆立時，眼既無所見，要動也行不去。」植。

問：「先生解『正牆面而立』，曰：『言卽其至近之地，而一物無所見，一步不可行。』人若不知修身齊家，則自然推不去，是『一步不可行』也。如何是『一物無所見』？」曰：「自家一身一家，已自都理會不得，又況其遠者乎？」問：「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廣。

明道謂：「二南，人倫之本，王化之基。苟不爲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。」是才出門，便不知，便錯了。士毅。

色厲內荏章

問：『色厲而內荏』，何以比之『穿窬』？曰：『爲他意只在要瞞人，故其心常怕人知，如做賊然。』
大雅。

『不直心而私意如此，便是穿窬之類。』又云：『裏面是如此，外面却不如此，外面恁地，裏面却不恁地。』燕。

鄉原德之賊章

李問：『鄉原德之賊』。曰：『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，曰：『生斯世也，爲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』此是鄉原本情。』雉。

或問：『鄉原引荀子愿慤之說，何也？』曰：『鄉原無甚見識。其所謂愿，亦未必真愿，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。』

義剛云：『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，蒙賜教謂：『老子害倫理，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。』今春又問『色取仁而行違』比鄉原如何，蒙賜教謂：『色取仁而行違』底是大拍頭揮人，鄉原是不做聲，不做氣，做罪過底人。』深玩二說，微似不同。』先生笑云：『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，無見識，不顧理之是非，一味謾人。看時也似是箇好人，然背地裏却乖，却做罪過。』義剛。

敬之問「鄉原德之賊」。曰：「鄉原者，爲他做得好，使人皆稱之，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。如五代馮道者，此真鄉原也。本朝范質，人謂其好宰相，只是欠爲世宗一死爾。如范質之徒，却最敬馮道輩，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。本朝忠義之風，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。」時舉。

問「鄉原」一章。曰：「此章『賊』字，『棄』字，說得重而有力量。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，似是而非，而人皆稱之，故曰『德之賊』。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，更不能蓄。既不能有之於心，不能行之於身，是棄其德也，故曰『德之棄』。」必大。

古者民有三疾章

問「古之矜也廉」。曰：「廉，是側邊廉隅。這側是那分處。所謂廉者，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。譬如物之側稜，兩下分去。」植。

惡紫之奪朱章

問「紫之奪朱」。曰：「不但是易於惑人。蓋不正底物事，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。且如以朱染紫，一染了便退不得，朱却不能變得紫也。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，只爲他力勢大了，便易得勝。又如孔子云：『惡莠之亂苗。』莠又安能惑人？但其力勢易盛，故苗不能勝之耳。且一邦一家，力勢也甚大。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，便有傾覆之患，此豈不可畏哉！」時舉。

紫近黑色，蓋過了那朱。既爲紫了，便做朱不得，便是奪了。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，紫是過則箇。
鄭雅也只是「一箇樂，雅較平淡，鄭便過而爲淫哇。蓋過了那雅，便是『亂雅』」。『雅』。

問：『范氏謂：『天下之理，正而勝者常少，不正而勝者常多。』』曰：『此當以時運言之。譬如一日與
人一生，能有幾多好底時節！』廣。

予欲無言章

問：『予欲無言』一章，恐是言有所不能盡，故欲無言否？曰：『不是如此。只是不消得說，蓋已都
撒出來了。如『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』，天又更說箇甚底！若是言不能盡，便是有未盡處。聖人言處也盡，
做處也盡，動容周旋無不盡。惟其無不盡，所以不消得說了。』壽。

先生問林擇之：『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此三句何句較好？』對曰：『四時行，百物生』
二句好。先生因說：『擇之看得是。只『四時行，百物生』，所謂『天何言哉』，已在其中矣。』德。

問尹氏之說。曰：『尹氏自說得不緊要了。又辨其不緊要話，愈更不緊要矣。』必大。

孺悲欲見孔子章

先生云：『南康一士人云：『聖賢亦有不誠處，如取瑟而歌，出弔東郭之類。說誠不如只說中。』某應
之曰：『誠而中，君子而時中；不誠而中，小人之無忌憚。』』閔祖。

宰我問三年之喪章

問「鑽燧改火」。直卿曰：「若不理會細碎，便無以盡精微之義。若一向細碎去，又無以致廣大之理。」曰：「須是大細兼舉。」淳。

問：「『宰我問三年之喪』，爲自居喪時問，或爲大綱問也？」曰：「必是他居喪時。」問「成布」。曰：「成布，是稍細成布，初來未成布也。」問「緇緣」。曰：「緇，今淺絳色。小祥以緇爲緣。看古人小祥，緇緣者不入，謂緇禮有『四人』之說，亦是漸漸加深色耳。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爲凶。蓋古人常用皮弁，皮弁純白，自今言之，則爲大凶矣。」劉問布升數。曰：「八十縷爲一升。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，算來斬衰三升，如今網一般。」又云：「如今漆布一般，所以未爲成布也。如深衣十五升布，似如今極細絹一般，這處升數又曉未得。古尺大短於今尺，若盡一百二十百縷，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，方得如此。所謂『布帛精粗不中數，不粥於市』，又如何自要闊得？這處亦不可曉。」寓。

亞夫問宰我問短喪處。曰：「此處聖人責之至嚴。植錄云：『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，亦未嘗絕人以不仁。』所謂『予之不仁』者，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。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。蓋無隱於聖人，固是他好處，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。」時舉。

飽食終日章